

女皇镇浸信教会历史探究

课程:本地教会历史

导师:潘乃昭博士, 郭泽锦博士

张丽、邝秀婷著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日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女皇镇浸信历史探究

目录

引言	3
本文的研究方法	3
关键词	4
教会的成长脉络	5
第一节 教会建立的背景	5
第二节 由单语崇拜到多语崇拜	6
第三节 教会复兴的七、八十年代	6
第四节 华语的瓶颈及症结	7
第五节 “一个教会、多个会众”模式	9
第六节 社会的灵恩运动对教会的影响	10
第七节 分歧下的转捩点	11
第八节 发展合一事工	12
第九节 遇到新问题——外来移民涌入	12
第十节 社会风气跌落下采取的主动预防策略	13
第十一节 教会的华语使命	14
第十二节 “分区牧养”的模式	15
第十三节 与浸信联会的其它宗派的互动	16

第十四节 合一后的期待·····	17
附录一：年历表·····	19
附录二：访问林德平博士的录音记录稿·····	25
附录三：访谈协议书·····	33
附录四：《真理·恩典》一书的介绍·····	34
参考书目·····	35

女皇镇浸信历史探究

引言

尽管许多人认为历史简直是味同嚼蜡，但调查研究、观念诠释都是从历史规结而来。所有辩论过的问题，发展出的信念，都是从历史发展脉络中才得到清晰。这就是我们探讨教会历史的动机，这也是上帝如何恩眷扶持一步步带领每一个教会在摸索成长中的见证。

本文对女皇镇浸信教会（Queenstown Baptist Church）四十四周年的历史回顾中渗入了国家政策、历史背景、社会潮流趋向对教会发展的影响。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语文、多元宗教的国家，种族、语文和宗教总是紧密关联。我们撰写这篇专文的思路，是想要让读者走进历史的隧道，在了解社会背景的同时了解女皇镇浸信教会几十年来发展策略的抉择及社会潮流对它的影响，阐明教会向前迈进每一步的挣扎与艰辛，进而也对教会的现在尤其是华文部的发展有更深一层的认识，看到女皇镇浸信教会在极多的差异下如何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又如何调整摸索走在合一的发展中。

关键词

林德平博士（牧师） 国家教育政策 多元语文

“一个教会、多个会众” 分裂走向合一

华语使命 分区牧养 浸信联会

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直接的专访，由访谈获得的资料再归集、整理和分析。笔者均来自中国单语境、单种族且教会宗派单一的背景，因而在老师的指导下笔者尝试将新加坡的多元种族和多元语文的特征与教会的历史发展结合，同时勾勒出国家教育政策及社会教会潮势对教会发展的影响。首先，我们将女皇镇教会四十多年来的历史足迹简略的与国家教育政策的动向及与浸信会相关联的教会动态作一个年历表的归纳，让读者能清晰的对比（附表一）。然后经过访谈与收集资料，我们从挖掘当时教会的周遭环境开始，找到教会每一步抉择发展策略的前因后果，尤其是作为教会会众之一华文部所面临的现实和挑战，从四十多年来教会成长的点滴看到其对前面道路的抉择所完成的跳跃与现在所沉淀的成熟。最后，我们介绍了谢远义主任牧师(Pastor Joseph Seah)在女皇镇浸信教会 2002 年 11 月 24 日的四十周年庆典之际出版的，献给女皇镇浸信教会所有的人的《真理·恩典》这一本真实记录教会由分裂走向合一的书，以这样一个拥有教会里程碑意义的纪念作为专文的结束。

教会的成长脉络

以下内容大部分是从女皇镇浸信教会执事团主席林德平博士（牧师）的访谈得到的第一手资料。林博士亦是三一神学院基督教事工发展中心（华文）的主任，早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理学院，后在伦敦大学英皇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主修基督教教育。他以新加坡的国家政策、社会环境对教会发展的影响为线索对女皇镇浸信教会的成长历史展开评述，让我们看到女皇镇浸信教会大致的发展脉络。

第一节 教会建立的背景

1949年，随着中国局势的发展，许多外地宣教士纷纷离开中国。在同一年，美国南部浸信会联合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简称美南浸信联合会的 Dr Baker James Cauthen 来新视察。1955年，加姑娘（Ms Lora Clement）便被美南浸信联合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U. S. A）海外宣教部差派到新加坡来。¹

¹ 浸信会沿革, <http://www.twbap.org.tw/history/>。美南浸信会成立于1845年，但还没有这个组织之前，叔未士牧师夫妇（J. Lewis Shuck）已在全美3年一次的浸信会大会中接受差派并于1835年9月到中国宣教。叔未士当年22岁，师母仅17岁，结婚后不到二星期即搭船出发。1836年4月台票抵新加坡，9月17日驶进澳门，澳门成了浸会在中国的发源地，叔未士也因此成为来华的第一位浸信会宣教士。1951年因大陆赤化，福音受阻，全数宣教士被迫离华。1949年美南浸信会在中国最后的统计数据显示，教会数计392间，布道所计410间，信徒有123,000人，有220位宣教士抵达中国。这也是当时加姑娘来新前的背景。

加姑娘熟谙广东话，曾于 1915 至 1939 年间在中国服事，于 1939 至 1947 年间在澳门服事，后于 1949 至 1950 年间在旧金山服事。她于 1955 年 10 月抵新，随她来新的还有曾在中国、香港和澳门服事的刘多加小姐 (Miss Docus Lau)。后来，加姑娘和刘多加小姐在女皇镇 (Queens Town) 的组屋区展开逐家探访的工作，主要的事奉对象是讲广东话的华人。同年，加姑娘在巴巴里径 (Barbary Walk) 开始主日学。

第二节 由单语崇拜到多语崇拜

女皇镇浸信教会开始时是以广东话为主的单语崇拜群体。1965 年新加坡独立以后，作为国家发展策略的语言与教育政策自上而下的影响了华语社会。60 年代有些会友是英校生，他们只会讲英语，因此出现了粤语和英语兼用的双语崇拜。政府于七十年代开展推广普通话的运动，其目标是使普通话成为新加坡华人的主要沟通语言加强华人间的交流和团结。因而教会后来发展为粤语、英语与华语的多语崇拜，并将粤语与普通话一同归并于华文部。

第三节 教会复兴的七、八十年代

60 年代至 1975 年，教会的崇拜是粤语和英语兼用。1976 年，为了更好地发展英语事工，教会在 1976 年决定在不同时间分别进行英语崇拜(早上 8 时半) 和华/粤语崇拜 (早上 11 时)。成立多语崇拜最关键的人物是梁贤正牧师 (Pastor Alan Leong)。他是新加坡人，在 1975 年受聘成为教会牧师，能讲粤语和英语。成立英语崇拜后，其人数的增长速度比华文崇拜来得快。因为七十到八十年代，新加坡人口中的青少年人数剧

增。在教会牧师和宣教士的带动下，女皇镇浸信教会的青少年布道事工，特别是英语的布道活动非常勃逢，主日学也办的非常好。当时教会一些年青的领袖相当积极举办英语的音乐会和布道会，吸引了很多学生和青年人参加。

英文部的发展十分快速，因此，整体看来教会是增长的。有一项 1990 年的一项统计报告：约有 40.6% 的华人青年大学生是基督徒。²

第四节 华语部的瓶颈及症结

那时英语崇拜的人数增长快于华语崇拜，这背后其实是有新加坡独有的社会背景。

五十年代新加坡在英军的统治下，华文不很普及而英语比较普遍。³方言却是很流行，以致于华人教会都是以方言来进行崇拜。

回顾一下历史，海外华人从方言转为讲华语，华语逐渐成为华人社区的共享语经过了一个历程。历史因素使新加坡成为一个以华人为主，同时与英语世界挂钩的社会。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新加坡教育体制相当混乱。每个民族按照祖籍国的学制办学，而且以母语教学为主。作为当地占人口最多的华人却有着多达九种的方言，⁴除在课堂上用华语外，大家多以各自的方言交流。为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独立后的

²鲁虎，《新加坡》，18。

³卢林丽霞，“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历史探索”，
<http://www.ttc.edu.sg/csca/epub/shist/lulx-sacman.pdf>, 2005。

⁴鲁虎，《新加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3。这些方言是闽南话、潮州话、广州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兴化话、上海话和福清话。

新加坡政府统一了教育制度，规定从小学开始实行英语加母语的双语教育。⁵双语政策被认为是新加坡教育的基石。学习和掌握英语，是为了了解现代社会的知识、科学技术和专业技能；学好母语，则是为了了解本民族的历史、传统、道德和文化。

1956年，南洋大学的成立是本地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一大盛事。这是东南亚第一间以华语为教学媒介的大学，为新加坡，也为华文教会领袖培养了许多知识分子和领袖人才。浸信会中便有不少的教牧和领袖是南大的毕业生。

六十年代华文在本地浸信会仍占显要地位。1969年，新加坡众浸信教会举行了为期三天的领袖研讨会，当时，参与英语查经班的有20人，而参与华语查经班的人数则有72人，人数相差很大。同一年8月，有142位代表出席一个有关布道与教会增长的领袖会议，其中有58%是华校生。⁶当时的政府也对华语比较提倡，1969年李光耀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还指出英语是一种学习使用的语言但是不能忘原来地方文化的本。

然而70年代以来，母语学校还是迅速衰落，母语教育只能作为英语学校的教学课程的一部分而存在。1978年，入英语学校的学龄儿童高达88.8%，而上母语学校的学龄儿童只有11.2%。1986年后，几乎所有的学校都以英语为第一语文，母语降为第二语文。⁷

⁵同上，261。

⁶ Lillie O. Rogers, *A History of Baptist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Souther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Board, 1971], pp. 111-2.

⁷鲁虎，《新加坡》，262。

因而，华文教育与华校精英所带来贡献无法持久，70年代开始，华文教育开始显著地没落。1987年时，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华校不再存在。华校的关闭给教会带来极大的挑战。和新加坡其它华文教会一样，女皇镇浸信教会的中文堂面对这样的瓶颈。

第五节 “一个教会、多个会众”模式

多语群体的关系在很大程度藉着两个因素维系：第一是每月的会友议事会（简称为“月会”），第二是体制上的改变。有关月会——教会藉着宣教士的教导继承了按月召开会友议事会的传统。即使是分开中英崇拜，每个月会友都有机会聚集一起。至于教会的体制方面，一项重要的突破是教会在1986年修改了章程。新的章程采纳了“一间教会、多个会众”（One Church with multiple congregations）的组织模式。会众（congregation）是指不同语言的崇拜群体。新的章程起着几方面的作用：首先是正式的承认和给予不同语言的崇拜群体的存在地位和自治的空间：在一位主任牧师和一个共同执事团的带领和监督下，并藉着一个教会理事会的治理，各个会众可以有自己的牧师（成为“会众牧师”）和执行理事会。这是之前的章程所没有给予的。章程规定教会没有个别的领导层：教会只能有一个领导层，也就是执事教牧团——有来自不同会众的执事和会众牧师所组成。新章程确定了不同崇拜语言群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新章程的结构中，用粤语和华语崇拜的会友成为中文会众（一般上会友称为“中文堂”）。对两个崇拜的群体来说，1986是一个关键性的一年，从那时起，中、英文堂有了各自的牧师和教牧团。

这是教会八十年代一个重要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执事团是教会性领袖，这避免教会分裂为不同的小群体。在执事团的层面，许多执事都是在教会一起长大的领袖，他们之间的融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会众之间的合一关系。在“一个教会、多个会众”的框架下，加上领袖之间深厚的关系，使到教会能兼顾“发展”和“合一”的需要。这种情况在教会步入 90 年后便因着教义上的分歧而受到极大的考验。

第六节 社会的灵恩运动对教会的影响

八、九十年代，世界最大教会韩国福音中央教会的赵镛基牧师、新加坡坚信会的邝健雄牧师和城市丰收教会的康希牧师，如飓风似的带来教会的潮流趋势，提升了各地对灵恩运动的接纳度。其强调医病赶鬼或先知性预言的“灵恩”背景很受大家欢迎，这显示出教会追求快速成长，渴慕大型教会动态。⁸在教会普遍受到灵恩潮流的影响与冲击中，女皇镇浸信教会中文堂仍忠于圣经教导走传统的路，而英文堂却受到了这个狂热社会现象的波及。教会在此路程中经历了一些曲折。

教会在 80 年代已开始受到灵恩运动的冲击。当时，兼顾英语崇拜和粤语/华语崇拜的梁贤正牧师在 70 年代末开始倾向灵恩。1981 年，执事团拒绝支持他出席一个在美国举行的灵恩运动聚会 (Morris Cerullo Crusade)，梁牧师后来也因为这件事而辞职。但是，基本上，这次的冲突并没有波及整个教会。

⁸浸信会沿革，<http://www.twbap.org.tw/history/>。

欧光武牧师 (Rev Aow Kwong Bu) 于 1987-1997 年间担任英文堂会众牧师一职。因为会众牧师逐渐受了灵恩运动的影响，英文堂也开始受到其冲击。

由此，英文堂（包括部分领袖在内）在会众牧师和传道的带领下开始偏向灵恩。而中文部也在会众牧师和传道人的带领下采取坚决反对的立场。教会在 90 年代因此是处在一种动荡的状态下。两个会众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磨擦，各会众的领袖甚至是教牧传道之间也存在很多张力和敌意，造成了教会严重的分裂。1993 年，教会在关丹凯悦酒店举行中英联合退休会，讲员却在中文堂会友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大力鼓吹说方言和讲预言的操练，这引起中文堂教牧和会友的强烈抗议。从那时起，中、英文堂便无法一起举行联合退修会。教会也因为这样无法物色到合适的主任牧师，一直到 2000 年才有出现主任牧师。

但是，也是在这个阶段，有三位执事开始每两个星期便聚集在一起晨祷（早上 7-8 点）。后来，这成为了女皇镇浸信教会执事团的传统——目前，每个月的第二和第三个星期三，执事团和教牧团成员都会在清晨 7 点聚集在教会进行晨祷会，风雨不改。

第七节 分歧下的转捩点

1998 年，谢远义牧师 (Pastor Joseph Seah Wan Ghee) 成为英文堂会众牧师。在带领教会从分裂走向合一的整个过程中，谢牧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谢牧师的带领下，在 1999 年 8 月到 2000 年 5 月这十个月里，执事团在每个礼拜天晚上聚集在一起，用三个小时的时间针对灵恩的课题进行探讨——藉查考圣经、神学讨论和彼此聆听。经过十个月的时间，教会执事团对有关圣灵恩赐的教义达成共识，并拟定了一份宣言。同时，领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须要在忠于圣经的原则下彼此包容及欣赏。后来，谢远义牧师也成为教会第一任的主任牧师。随着在领袖层面的复合，教会决定在 2000 年，也就是中英文堂彼此分裂的七年后，重返关丹的凯悦酒店，在那里修复了两个会众之间的关系。谢远义牧师起了功不可磨的作用。

第八节 发展合一事工

为了促进女皇镇浸信教会两个会众的合作，教会在 2000 年开始将原本是各自进行的差传整合为教会性的跨会众事工。本来以前中英文堂是各自进行差传事工：中文部有自己的宣教点，英文部有自己的宣教点；在 2005 年，差传事工正式成为教会性事工。另外，社区关怀、康体活动，包括退修会等联合活动也是将两个会众维系在一起的重要渠道。笔者在访谈中文部柯柄煌牧师的时候，他尤其的强调教会最显著的成就就是两个会众的合一。

第九节 遇到新问题——外来移民的涌入

经过那么多年的内部分争，女皇镇浸信教会学到的功课不少。虽然在体制上女皇镇浸信教会比其它浸信教会更早处理了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无法确保教会不会继续面对各种被分化的危机——这包括

来自不同社会文化所产生的隔阂——中文部在 90 年代初也经历了本地信徒和香港信徒之间在思维和处事方式不同所带来的张力（因为新加坡一直是华人移居东南亚的枢纽和聚散地，当地华人在人口比重上的绝对优势及其在社会经济、文化领域中举足轻重的影响，成为吸引华人移民的重要拉力⁹）。从这些张力中间女皇镇浸信教会也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

第十节 社会风气跌落下采取的主动预防策略

随着新世纪以来社会上许多婚姻破裂以及离婚和同居的情况加剧，执事团出于对现今社会中婚姻和家庭价值观的关注而作出了一个宣言——于 2004 年 6 月 27 日通过的《执事团对有关离婚、再婚和恢复犯错领袖事奉的课题所作的宣言》。¹⁰这个宣言肯定了神对婚姻的旨意和要求。同时也记载了执事团对离婚、再婚和平让在这方面犯错的领袖恢复事奉的共识。教会固然有先知的责任见证神所启示的标准，但对于没有达到这些标准的人，教会亦负起牧养的责任以表彰神的恩典和怜悯。宣言上尤其阐明作为教会领袖的必要资格，具有良好品格比是否能胜任更加重要。离婚常会使人质疑有关领袖的品格。然而，神能改变一个人的品格，犯错的领袖也一样能被神改变。在神无可限量的恩典中已经也可以使用“破碎”的器皿。因此，教会将设法帮助一位真诚悔改的领袖恢

⁹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三明：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228。

¹⁰ 女皇镇浸信教会，《执事团对有关离婚、再婚和恢复犯错领袖事奉的课题所作的宣言》，2004。

复事奉，以神的圣洁标准和无限的赦罪恩典为基础来劝导。这个宣言让教会在新的发展时期面对新情况更加有章可循。

第十一节 教会的华语使命

笔者在与中文堂的吴谢美仙师母交谈中有提到儿童主日学，老师很多时候都要需要用英文对孩子们讲述。这让华语部的发展受到严峻的挑战：教会领袖不得不采取很多措施激发年轻的华族教友，不然，华语事工岂不成了夕阳产业？目前几乎每一个教会都面临着华文教会停滞不前的困境或是后继无人的担忧。随着现实需求，英语的注重，华校的消失，教会的当务之急是接班人的预备。教育与教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从历史看，教会对教育所发挥的潜能应着重看待；从教会看，语言是教会的媒介，影响教会接班人的来源。¹¹《200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反映出对华语的发展不利的两个现象：一是年龄越轻，说英语的比率越高。因此《联合早报》的社论认为不能不为10年以后华语会不会成为基本上只是年长华人的惯用语而担忧。二是受教育越高者及经济地位越优越者大都倾向于说英语。¹²如何提高华族年轻人的华语水平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教会中文部的培育教导在这个方面发挥着不容置疑的作用。随着人口老化和年轻人对华文的掌握不足，中文部也有可能出现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现象。占比例最多的种族（即华人）的语文不是学校的教学媒介是新加坡特有

¹¹ 卢林丽霞，“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历史探索”，15。

¹² 吴元华，《华语文在新加坡的现状与前景》（新加坡：创意圈出版社，2004），111。

的社会语言现象。¹³然而，危机中也蕴含着转机，中国经济的崛起，教育部鼓励华语政策的出台都给教会华语部带来机遇。

新加坡政府在 90 年代末提出培养“华文精英”的计划，¹⁴是对过去所施行的华文政策所产生的局面挽狂澜于既倒的措施。在政府采取主动使华语后继有人的同时，教会的华语事工在这方面也功不可灭。女皇镇浸信教会的许多例子（华文部有很多双语人才）就证明新加坡的英文土壤培养出华语精英是可能的同时也是艰巨的。教会需要潜在的策略来应对。像女皇镇浸信教会这样英文部与华文部并驾齐驱发展的教会并不多见，很多教会都是会友发展到一定的人数就彼此分开，各自再组教会。在林博士看来女皇镇浸信教会华语部的发展甚至较英文部有过之而不及。笔者也认为女皇镇浸信教会的华语事工走在很多教会的前面，是比较成功的典型。

第十二节 新的“分区牧养”模式¹⁵

女皇镇浸信教会坚持“一间教会、多堂会众”的立会原则，在执事团和财政系统维持统一，在联合事工（康体、社区关怀、宣教）设立联合部门。在牧养训练方面，各堂可自行按其会众背景，采用不同牧养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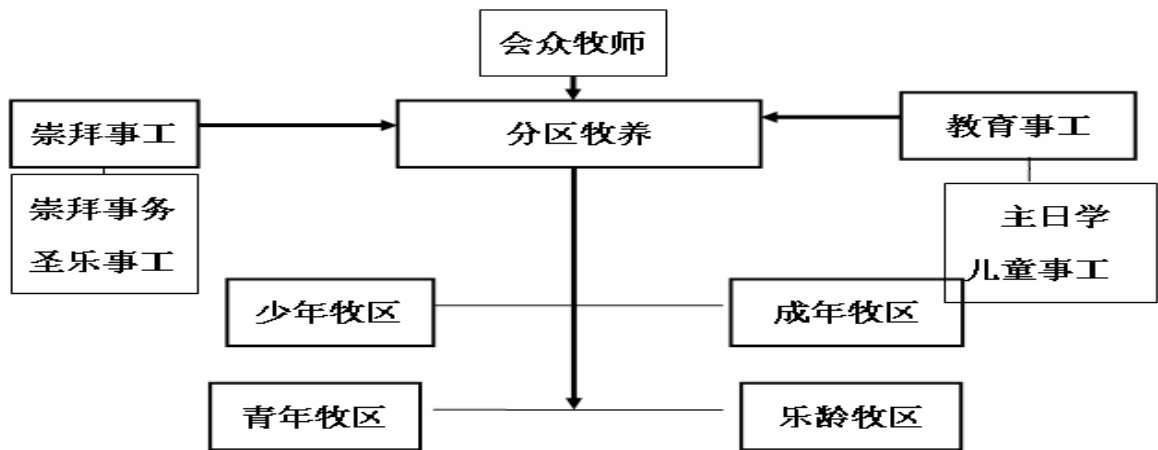
笔者以中文堂为例来做大致的介绍。中文堂源用恒之以久的部门架构，从 1992 年开始渐渐形成六个大部门底下的十多个委办会组织，教牧同工主要在每个部门中担任顾问角色。

¹³ 同上，126。

¹⁴ 同上，80。

¹⁵ 女皇镇浸信教会，〈牧区小组手册〉，2006。

中文堂自 2000 年以“分区牧养”作为“教会增长”的策略模式，“分区”的“区”是以不同年龄及背景为界线，将会众按年龄划分五大区别：儿童区（12 岁以下）、少年区（12-20 岁）、青年区（21-35 岁）、成年区（36-65 岁）、乐龄（65 岁以上）。“分区牧养”在 2000-2004 年在关怀部的底下渐渐发展，发展到非一位牧者可以承担和掌控，2005 年开始称每个区为“牧区”，由专职同工带领每个牧区，以“牧区为主”的组织架构替代“部门为主”的组织架构，最终以“牧区”为中心，“培育”和“圣乐”为辅助的组构。



教会作出转变推行分区牧养这个架构和方式是为了能提供较完整及较灵活的结构推动不同事工；也为重整教牧传道的事奉角色，就是牧养，装备、领导群羊的职责；让弟兄姐妹清楚知道谁是他们的牧者，他要向谁负责；同时分区牧养能使弟兄姐妹的关系更密切（相同年龄背景的人有各从其类的归属感）；能为组员提供了运用恩赐的场合，提升会友的责任感并结合区成员共同参与与支持教会整体性的事工。

第十三节 与浸信联会和其它宗派的互动

新加坡浸信会联合会成立于 1974 年，也就是联合会成立的这年女皇镇浸信教会成为其会员。目前注册于新加坡浸信会联合会名下的浸信教会有 34 间，统计崇拜总人数有 8500 人（包括小孩），女皇镇浸信教会目前的崇拜平均人数为 850 人（包括小孩），占了十分之一的比例。联合会是浸信教会彼此联系和合作的平台，藉着联合会教会也可以在宣教的事上彼此配搭。女皇镇浸信教会作为联合会会员，非常支持联合会的工作。在今年 10 月 3 号召开的常年会议上，教会领导发现原来女皇镇浸信教会中很多会友都参与浸联合会的事工，这包括浸信会神学院、浸信会书局、社区关怀如金华院老人院及浸信会托管中心等方面。

在与其它宗派的合作方面，女皇镇浸信教会愿意支持林德平牧师在三神学院的服事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三一神学院是一间由四个宗派组成的联合神学院）。林牧师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教会非常慷慨地与三一神学院合作出资支持他。

第十四节 合一后期待

从信仰的传统来讲，女皇镇浸信教会持守浸信会信仰的宣言，主要特点就是在多语言的群体，不同文化的冲击，怎么样在多元中维持一种的合一。女皇镇浸信教会持守有一个理念，领袖合一最为重要。假若领袖不分裂教会是不会分裂的，会友的分裂不会造成教会的分裂。领袖包括执事、教牧和教会理事。会友主要是看领袖的态度，所以领袖间的信任，在基督里的相交如一起读经、祷告和交流是重要的事。

林德平牧师希望女皇镇浸信教会在神的带领下能够合一和继续成长。他说唯有一个健康和合一的信仰群体才能够和其它群体（包括宗派）有真正的交流和对话。如果教会自己内部有太多问题，那怎么可能面对外界，同时去和别人对话呢？一个被内部问题困扰的教会只会因为变得更内倾。

附录一：年历表

年代	女皇镇浸信会大事回故	相关国家形式与政策	相关教会情况
1955	浸信会的宣教士加姑娘，刘多加小组和石叻福音所的基督徒在女皇镇组屋区开始逐家探访。同年，加姑娘在巴巴里径的住家开始了主日学。		
1956	主日学搬去教会附近的小学上课。美南浸信会联会的马来西亚浸信会海外宣教部，投票通过购买现址的这块地。		
1957	海外宣教部拨款建堂。连传道协助福音的事工。宣教士何伯和荷理也协助福音事工，一直到1960年。	新加坡有约140万人口。	青年归主协会办 (Youth for Christ) 的布道会吸引数百青年人赴会。
1958	8月3日教会礼堂的奉献礼。陈克刚传道成为教会的第一任教牧同工。		
1959		行动党上台，剑桥大学毕业的律师—李光耀先生出任第一任总理。	
1960	潘安理小组，一位宣教士到教会协助福音事工。		
1961		华校生举行罢考，抗议华文中学教育制度的改革	
1962	11月25日成立教会，一共有33名会友。同日，按立陈克刚传道为牧师。		
1963		新加坡和马来亚、北婆罗州（今沙巴）和沙劳越州组成马来西亚联邦。此联邦由马来亚总理东姑拉曼提议筹组，只维持了两年的时间。	
1964	女皇镇浸信教会能自供自给。	新加坡发生华巫两大种族的暴动事件。	
1965	陈克刚牧师离开本会，前往香港，就读于香港浸信会神学院。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正式成为独立共和国并获准加入联合国。	
1966	宣教士汤威廉担任教牧一职，直到1967年。		

1968	从印尼来的林约翰传道担任教牧，直到1971年前往美国就读于美国一间神学院。		
1970	宣教士华克弟兄与他的太太协助本会的福音事工。	形成以英语为主的多语政策。	浸信会有 57 间教会 美南浸信会差会下的 宣教士在新马有 8 3 位。
1971	设立教会理事会。禰彼得弟兄成为教会主席。	英国完成从新加坡撤军，此过程激发新加坡一系列的发展计划。	
1972	教会图书馆开放。浸信会建筑贷款部借了四万元给教会扩建牧师宿舍和育婴室。		
	11月25日教会庆祝十周年纪念。		
1974		宗教联合会制定出联合祈祷文。	新加坡浸信联会成立。
1975	梁贤正传道成为教牧一职。		
1976	开始两堂主日崇拜：英文堂于早上8时半；中文堂于早上11时正。同年，教会在直落布兰雅开始馨香分堂（于1981年解散）。		
1977	由教会10位会友在德普路开拓新生命福音所。同年，教会按立第一批的执事：禰彼得弟兄，林天保弟兄，苏仲贤弟兄，陈锦添弟兄和苏萍萍姐妹。		华文基督教联会举办五个晚上的青年聚会。
	11月27日教会庆祝十五周年纪念。		
1978	12月31日按立第二批执事：伍省心弟兄，谢于民弟兄，王国荣弟兄，管伟强弟兄，潘祖德弟兄，余传永姐妹，汪珍美姐妹。		115 间华文教会。新加坡神学院已超过 250 名学生毕业。
	同年，成立照顾小组		
1979			新加坡基督教会调查。
1980		新加坡人口至 241 万、经济增长 18.3%、就业 100%。	12%中学生、24%初院生与大专生基督徒、中学教师 35%基督徒、10 岁以上 10.3%基督徒。

1981	第一期扩建工程完成—在牧师宿舍楼下筑四道围墙，成为一间育婴室，同时增加一个厨房。		
	12月梁贤正牧师辞职。		
1982	宣教士史密牧师成为英文堂的顾问牧师；周建平牧师则成为中文堂的顾问牧师。		全国性布道会。
	5月周建平牧师前往香港念神学。		
	10月郑玉发牧师成为中文堂的牧者。		
	11月20日教会庆祝二十周年纪念。同日，按立符树明弟兄为执事。		
1983	菲律宾崇拜开始。查理士牧师成为他们主日崇拜的例常讲员。		
1984	伍官成牧师成为英文堂的牧者。教会在裕廊东开始使徒浸信福音所。		
1985	12月欧光武传道成为英文堂的同工，负责布道和差传。		
1986	教会接纳新的章程。		巴劳（Luis Palau）布道会。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长老大会、圣公会华文部以及信义会联合主办《1987年与华文教会前景》，目的是要认清华文教会未来的挑战，探讨应变的策略。
1987	3月31日伍官成牧师辞职。同年，欧光武传道成为英文堂牧者。		
	10月15日教会庆祝廿五周年纪念。		
1988	5月14日按立欧光武传道为牧师。同日，按立吴东海弟兄和杨细菊姐妹为执事。教会投票，一致通过在现有的建筑物旁边扩建另一栋楼宇。		

1989	郑玉发牧师辞职。	宣布废除强制性宗教教育。	
1990	按立严焕威弟兄和罗海钧弟兄为执事。	吴作栋为第二任总理。 颁布《维持宗教和谐》法案。	
	7月22日新建筑物动土仪式。		
1991	朱活平牧师成为中文堂牧者。	主办全国宣教咨询会议 (National Missions Consultation)。	
1992	扩建工程完成。装修现有的建筑物一即小礼堂。	OC 亚洲 (OC Asia) 发表宣教关怀报告。	
	7月19日教会庆祝卅周年纪念兼新堂奉献礼。		
1995	6月24日按立吴子平传道为牧师。同日，按立林德平弟兄，庄炳兴弟兄和陆荣光弟兄为执事。		
1996	教会投票通过加建第四层楼。教会扩建委会由朱活平牧师带领。将扩建蓝图呈上建屋发展局待批。		
	10月21日教会接到建屋发展局所发出的拒绝信，原因是第四层超过所应许的高度。教会两度向建屋发展局呈上申请。		
1997	2月22日朱活平牧师辞职，回到香港成为香港浸信会联会的总干事。吴子平牧师成为中文堂代牧师。	吴国栋总理提出培养“华语精英”的概念。	
	6月30日欧光武牧师辞去英文堂牧者一职。		
	9月10日建屋发展局批准扩建工程。扩建蓝图呈上市区重建局。于十一月5日来信拒绝扩建工程。		
1998	1月1日谢远义传道成为英文堂的牧者。再度向市区重建局申请，都不批准。之后请求与市区重建局的代表见面。在3月6日与他们会面。会谈后，还是不批准扩建。3月23日致信予国家发展部长。这次的申请获批，市区重建局要求修改蓝图，削减	97-98 持续两年的亚洲货币风暴。	

	建筑物的高度至获准的高度。		
	9月13日举行崇拜将扩建工程交托予神。		
	12月31日吴子平牧师辞职，前往美国的神学院深造。吴国雄传道成为中文堂代牧师。		
1999	1月16日按立谢远义传道和吴国雄传道为牧师。同日，按立何世全弟兄，伍李健明姐妹和郑黄爱莲姐妹为执事。	国会宣布新的华文教学政策。政府提出“华文精英”的概念和设立“特选中学”为传承华文教育的优良传统。	
	8月底完成第四层楼。		
	9月装修现有的会议室，图书馆和教会办公室。		
	10月10日第四层楼的奉献礼。		
	11月中完成装修会议室，图书馆和教会办公室。		
2000	翻新小礼堂让浸信会神学院用来作办公室和图书馆。		
	3月15日浸信会神学院搬进女皇镇浸信教会所翻新过的小礼堂、女皇镇浸信教会提供小礼堂和课室让浸信会神学院使用。使用期为十年，并且不收任何租金。		
	4月23日按立刘剑才弟兄，孙翼鹏弟兄，郑朱玉珍姐妹，林和兴弟兄和严之喜弟兄为执事。		
	5月18日正式接纳“女皇镇浸信教会一执事团对有关圣灵恩赐的部分教义所达致的共识宣言”。		
	8月6日就职典礼。谢远义牧师成为女皇镇浸信教会第一任的主任牧师。同日，吴国雄牧师成为中文堂的会众牧师。		
2001	5月1日范建利传道成为英文堂的牧者。		

	6月24日范建利传道就职礼。		
	8月25日按立柯炳煌传道为牧师，在中文堂服事。		
	11月4日恩泽浸信教会使用三楼大礼堂作为他们主日崇拜之用，为期两年，不收任何租金。		
2002	『主恩赐合一、合一荣主名』—女皇镇浸信教会四十周年纪念		浸信会宗派在新加坡设立第一间宗派已有六十年历史，联会成员达三十一间教会。
	3月8-9日浸信教会教牧同工与信徒领袖研讨会。主要讲员：Rev Edmund Chan 和苏仲贤执事。		
	5月27-31日教会退修会：吉隆坡一金马皇宫大酒店。		
	6月29日按立范建利传道为牧师。		
	10月4日“欢庆主恩”—浸信会联会筹款晚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举行。		
	11月24日庆祝教会四十周年纪念。		
2003	1月1日教会主任牧师谢远义牧师离职，罗海钧传道任职英文堂，负责小组事工，吴国雄牧师1-10月进修年假，柯炳煌牧师以协理牧师代理中文堂事工。		
	1月13日按立郑扬浩弟兄为执事。		
2004	6月1日英文堂刘鸿业传道离职。	李显龙为第三任总理。	
	6月27日接纳“女皇镇浸信教会执事团对有关离婚、再婚和恢复犯错领袖事奉的课题所作的宣言”。	教育部配合“量体裁衣、因材施教”的母语教学政策，作出让更多有兴趣与能力的学生修读高级母语选读高级母语的规定。	
	8月1日中文堂钟晓萦传道离职赴美深造。		
	8月29日按立林德平传道为牧师。		

附录二：访问林德平博士录音记录稿

访谈时间：2006 年月 10 月 4 号下午 3 点；

访谈地点：林博士在三一神学院的办公室。

受访者：林德平博士

访谈员：邝秀婷，张丽

问：林老师，谢谢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指导我们的学习和接受我们的访谈，可以谈谈您的教会建立初期以广东话为开始语言的由来吗？

林：好的。1949 年，随着中国局势的发展，许多外地宣教士纷纷离开中国。在同一年，美国南部浸信会联合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简称美南浸信联合会）的 Dr Baker James Cauthen 来新视察。1955 年，加姑娘（Ms Lora Clement）便被美南浸信联合会海外宣教部差派到新加坡来。她熟谙广东话，曾在 1915 至 1939 年，1939 至 1947 年，以及 1949 至 1950 年间分别在中国、澳门和旧金山服事。加姑娘在 1955 年 10 月抵新。随加姑娘来新的还有刘多加小姐。刘多加小姐曾在中国、香港和澳门服事，后来，加姑娘和刘多加小姐在女皇镇的组屋区展开逐家探访的工作。同年，加姑娘在巴巴里径（Barbary Walk）开始主日学。教会建立初期以广东话为开始语言的由来。

问：据我们了解七八十年代为您的教会最复兴时期，原因是什么呢？

林：七十到八十年代，多是战后出世的青少年，牧师带动青少年的布道

非常勃逢，主日学也办的非常好，举个例子说，我带朋友来就是为主日学所吸引。当然那时候也开始了英语事工，而且特别注重英语布道，当然也和牧师的努力很有关系，当时有一些年青的领袖相当推动，积极举办英语的音乐会诸如此类的活动，因为周围很多的学校，吸引了很多学生。此时华文教会反而面临最大的挑战，那是教育制度给教会带来所带来的挑战，就是从 87 年始华校的小学不再收生。回顾一下历史，20 世纪初海外华人从方言转为讲华语（这与五四运动的历史有关），华语成为华人社区的共用语，而不再是方言。1956 年南洋大学成立，这是华人社会的一件盛事。这是以华语为媒介的大学，也是东南亚华语大学的第一间，不但为新加坡也为华文教会领袖培养了许多人才。浸信会的领袖与教牧，大部分是南洋大学的毕业生。五六十年代，中文在本地浸信会蛮有显著地位的。举个例子如 1969 年，浸信会为期三天的领袖研讨会，参与英语查经班的有 20 人，参与华语查经班的是 72 人，人数相差很大。也是同一年，有一个有关布道与教会增长的领袖会议，142 位代表中有 58 位是华校生，超过一半。然而华文教育与华语精英所带来贡献有点短暂，因为国家政策出台，政府将英语作为共用语言（新加坡是多元种族社会的缘故），政府也相当注重以英语为媒介，所以那时直到八十年代整个华文教育开始没落，许多家长因好多的理由把孩子送到英校，于是政府做了一个决定，即在 87 年正式关闭华文的小学，再也没有了所谓的华校。八十年代末这个时候对中文教会来说是一个瓶颈。但对整个浸信教会来讲是增长的，英文部是兴旺的，尤其是大家对主日学的热忱很高。

问：那教会由单语崇拜到多语崇拜的体系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呢？您能不能谈一谈多语崇拜的架构模式？

林：开始时是广东话单语崇拜，60年代有些会友是英校生只会讲英语就出现了粤语和英语的崇拜，再后来发展为粤语英语与华语的多语崇拜。在多语崇拜起步时一个最关键的牧师是75年来到教会的梁贤正牧师，他能讲粤语和英语，因而他负责粤语与英语崇拜的讲道（粤语崇拜再翻译为华语）。可是随着英语崇拜越来越多人，从很小的一个七十多人的团体慢慢壮大，而方方面面如领导关系彼此之间的配搭也需要跟进，在这种需要下我们于86年修改了原来的章程，这个章程即是一会多众章程，英文为 conragation, 中文称为会众。会众只是不同语言的会众，它有几个作用：首先是正式的承认了会众的不同，让教会成立不同会众成为可能，各个会众有自己的执行理事，自己的会众牧师，自己的领袖，这是之前的章程所没有给予的；其次章程规定教会没有分开的领导层，只有一个领导层也就是执事团，确定了不同语言会众的关系；再次，处理了中文部的问题——粤语和华语会友成为中文部的会众，因而成为中文堂。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年，从那时起中文堂有了自己的牧师及执行领袖也说是执行理事。这是八十年代一个重要的发展。另外，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执事团还没有分会众，所以教会不可能将不同的会众分裂为不同的教会。在执事这一个层面，大家都是在教会长大的领袖，一群人因从小一起成长而充满了爱，也因为是一个很小的群体没有彼此的竞争和磨擦，关系非常好所以没有分开。从七十年代流传下来开月会的习惯，

每个月领袖都开一次会议，虽然有的领袖在中文部参加崇拜，有的领袖在英文部参加崇拜。当时英文部的长越来越快，可是因为英语的事工是慢起步，所以在那个时候两个会众是差不多的。教会现在“一个教会、多个会众”的架构，虽然每个会众都有自己的权力与领导，可是教会只有一个执事团，也有一个主任牧师来兼管多个会众。执事团有执事团主席即教会的主席，为两个会众的主席，会众各自有一个执行理事。虽然主任牧师现在空缺，但章程也规定教会主席可以做一些协调。

问：您认为英文堂偏于灵恩倾向的根源在哪里呢？

林：其根源基本是从教牧来的，这与教牧本身的经历、自己的看见及在神学取向和所受的一些影响有关。

问：那当时执事团的反应如何呢？

林：在牧师与执事团之间有了一些张力。当然执事团也为牧师所影响。在当时兼管中英文梁贤正牧师是第一个倾向灵恩运动的牧师，因为他想要出席一个灵恩倾向的退休会而执事团不同意，于是他辞职了。因为浸信会的体制中会友的决定很重要，执事团是被会友授权的代表。第二位牧师吴冠武牧师是另外一位比较走向灵恩的。那时各个会众自己有自主权，所以自己去发展，因而那个时候英文部发展得比较快。在牧师的带领主导下，英文部偏向灵恩。中文部保守是因为其牧师的持守，因而英文部不接受灵恩的会友就离开到中文部，所以从 86 年进入一种动荡的状态。当时的新加坡，尤其是讲英语的

教会都偏向灵恩。我们教会一直都没有主任牧师，直到 2000 年才有第一任主任牧师。

问：在这种英文堂偏于灵恩而中文堂遵循保守的分歧下两个会众间的张力是如何的呢？

林：那段时期产生很大的磨擦，也造成严重的分裂，连退休会都不能一起联合。同工与同工之间有很多的问题，例如中文部的同工会将登有反对灵恩的评论书刊都丢在英文部同工的桌上。

问：教会是如何在分歧下渡过转捩点并促成合一的？

林：1999 年谢远义牧师接任中英部的牧师后开始做复合的工作，从 1999 年 8 月到 2000 年 5 月十个月里每个礼拜三个小时的查经，释经，祷告，并彼此聆听和沟通。对圣灵恩赐的理解是引起教会分裂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教会执事团对有关圣灵恩赐的教义通过那十个月的交通达成共识。后来也就成了一个美事与传统，每两个礼拜一次的执事团与教牧聚合祷告，为了防止分化保持合一。领袖们在私交上更加密切，巩固了彼此同工的关系。与此同时，大家的信心也因为查考圣经而更加坚定。大家都了解到须要彼此谦卑与相爱，以包容及欣赏彼此相异之处，使我们成为神国度里一间同心迈进的教会，因而我们拟定了一份宣言。因为他的辛苦和卓越的领导，他成为第一任主任牧师。记得 1993 年在凯悦酒店举行的联合退休会中担任退休会的英文讲员提及说方言和讲预言的操练时，引起了两个堂会的争执使退休会不欢而散，从此就再也没有联合退休会了。直到 2000

年的退休会才有复合，也就是中英文堂彼此分裂的七年后，在分裂那一年的那个地方（*略为停顿，思索*），神重建了两个堂会和睦的关系。

问：是不是主任牧师在合一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呢？

林：这个你们可以看我们的主任牧师谢远义牧师在创会四十周年之际即2002年写的《真理·恩典》这本书，我觉得一个教会的主持牧师真的非常重要，谢牧师在这本书中就阐述了教会怎样从分裂走向合一的整个过程及其他从中取得的经验和启示。

问：噢，好的。那我们还想要了解一下女皇镇浸信会会友在新加坡浸信会的会友中所占比重是多少呢？

林：新加坡的浸信会联合会，注册的浸信会有34间，统计崇拜总人数有8500人（包括小孩），女皇镇浸信教会占了十分之一。联合会是彼此联系合作的平台，在宣教上彼此的配搭，并在教义上达成共识。女皇镇浸信教会经过那么多的分裂的阵痛，学习的功课多了一些，所以在章程上多下了功夫比其它教会早一些处理好了这些关系，这都是章程的帮助。当然，后来我们很多香港信徒涌入中文堂，不一样的文化背景、思维概念和处理事情的角度与步骤带来了一些的张力。比如本地会友整体观念特强，开始一个新的事工一定要采取一个整体的姿态，要说服大家，要一起开会，通过教会来做，而不是仅仅一小撮人为了能以快的速度要做就做，即使已有资金来源也不可以个人去做。当然，从这些张力间我们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彼此适应了，

有的就步伐加快一些，有的则步伐放得慢些。

问：教会与其它团体的互动关系如何呢，比如与浸信联会？与其它宗派？

林：女皇镇浸信教会是联会的一个会员，是其一个肢体，支持联会的工作，联会汇集一些人力财力来做事情。昨天 10 月 3 号开的一个常年会议，我发现我们很多会友都在浸联会的事工有参与服侍，在神学院教育、书局、社区关怀如老人院及托管孩子等方面，大肢体的观念很好啦。至于与其它宗派的合作，我自己的教会支持我在三一的服侍这也是一个具体的表现，因为三一神学院是四个宗派联合的学院。就在我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教会非常慷慨的与三一神学院合作出资支持我去国外深造，这就是教会与其它宗派合作的一个例证吧。

问：目前教会将两个会众紧密维系在一起的模式是什么？

林：因为我们是两个会众，这就可能导致各自发展，现在我们就有一个教会性的跨会众的事奉，如宣教。本来以前宣教是各自进行的，中文部有自己的宣教点，英文部有自己的宣教点，在 2005 年我们将其整合，教会的宣教不再分中英文部。另外，我们的社区关怀，是维系教会的最重要的管道。当然，还有康体的活动，一年几次大工大家在一起活动，包括退休会，这些都很重要的将大家维系在一起的渠道。

问：女皇镇浸信教会如何传承浸信会的传统并有自己的特色呢？

林：从信仰的传统来讲，我们教会持守浸信会信仰的宣言。特色就是在

多语言的群体，不同文化的冲击，怎么样在多元中维持一种的合一吧。我们有一个理念，领袖的合一很重要。假若领袖不分裂教会是不会分裂的，会友的分裂不会造成教会的分裂。领袖包括执事、教牧和理事，会友主要是看领袖的态度，所以领袖间的信任啦，在基督里的相交如一起祷告，一起读经分享啦都是最重要的，所以领袖们都会时不时的

一起吃饭交流沟通。

问：在结束之际可不可以谈谈您对您教会发展前景的期待。

林：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走出过去很多因为语言带来的分化，因为教育所带来的分争，更加能够合一和继续成长。也唯有一个健康的合一的群体才能够和其它宗派很好的对话嘛。如果自己都有问题那怎么能跟别人对话呢，就只会内倾于自己的问题而不去顾及与外面的联系。

谢语：我们的问题都问完了，再次谢谢林老师给予我们的访谈。

林：不客气，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访谈结束。

附录三：访谈协议书

访谈协议书

这录音与所附的誊稿，是自愿的访谈制作。

被访者同意我们将这访谈录音以文字记录下来。

任何阅读誊稿的人，需知是在阅读我们的会话，录音而非誊稿才是原始的文
献。

我们在此准许三一神学院的历史计划与所有研究员，与该会有关或经该会的
历史方案批准，拥有这访谈或任何我所捐赠的有关资料的使用权。

访谈员签名

被访者签名

日期

日期

附录四：《真理·恩典》一书的介绍

这本书于女皇镇浸信教会 2002 年 11 月 24 日的四十周年庆典之际出版，由当时谢远义主任牧师撰写的在他五年的牧会期间的经历，献给女皇镇浸信教会所有的人。

这是一本真实的个人和教会见证，也是女皇镇浸信教会第一本出版的书，是教会主任牧师谢远义牧师的第一本著作，也是教会自己翻译的第一本书（吴谢美仙师母曾与笔者提及翻译此书的艰辛）。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一间混乱的教会；第二部分为一间被真理改变的教会；第三部分为一间以恩典合一的教会。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这是一本述说神如何以他的恩典行出真理，并将一间里面充满着伪装造成冲突和分裂的教会，改变成一间神能以他话语真理来掌权的教会，并带来合一、和平和教会增长的书。作者由经验中观察到：许多教会的内部不断的起冲突，这源于教会领导层的全时间同工或是信徒领袖。领袖寻求建立声誉并利用灵恩的特性来带领教会，结果是使教会离开对神的忠心而转向追求显明的成就。作者诚恳的提醒这样的状况渗透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浸信教会，无形中助长了教会内部的纷争和冲突，而事实上新加坡联合会属下的多数教会是在内部处于纷争和分裂中继续进行着事工的。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促使一些缺乏勇气或解决办法的教会去面对事情的问题根源，对合一更加热心。

这本书是女皇镇浸信教会的珍贵历史，是敞开心怀的珍贵教导。

参考书目：

1. 王美钟。《浸信会信仰与体制的特色问答篇》。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4。
2. 唐佑之。《浸信会传统：信徒教会》。香港：浸信会神学院，2004。
3. 唐佑之。《浸信会信仰传统的动力》。香港：浸信会神学院，1997。
4. 刑伟林。《浸信会信仰之根源特色》。孙宝林、袁达志、何保贤译。香港：浸信会神学院，1999。
5. 叶松茂。《101间香港教会经验分析》。香港：基道出版社，2004。
6. 吴元华。《华语文在新加坡的现状与前景》。新加坡：创意圈出版社，2004。
7. 李玉梅。《新加坡建国历程》。陈新才、云逢仁、钟志邦、张清江译。新加坡：国家文物局，1998。
8. 鲁虎。《新加坡》。北京：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04。
9. 女皇镇浸信教会。《执事团对有关圣灵恩赐的部分教义所达致的共识宣言》，2002。
10. 孙耀光。《在他手中：新加坡教会史 1819-1992》。新加坡：新加坡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2001。
11. 女皇镇浸信教会。《女皇镇浸信教会章程》，2000。
12. 女皇镇浸信教会。《浸信会信仰与教会约章》，2000。
13. 女皇镇浸信教会。《执事团对有关离婚、再婚和恢复犯错领袖事奉的课题所作的宣言》，2004。
14. 女皇镇浸信教会。《牧区小组手册》，2006。

15. 女皇镇浸信教会四十周年纪念刊，2002。
16. 谢远义。《真理·恩典》。潘杨细菊、吴谢美仙译。新加坡：新加坡女皇镇浸信教会，2002。
17. 网页：Queenstwon Baptist Church
http://www.qbc.org.sg/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frontpage&Itemid=1 ,2005。
18. 网页：亚洲基督教研究中心
<http://www.ttc.edu.sg/csca/epub/epub.htm>。